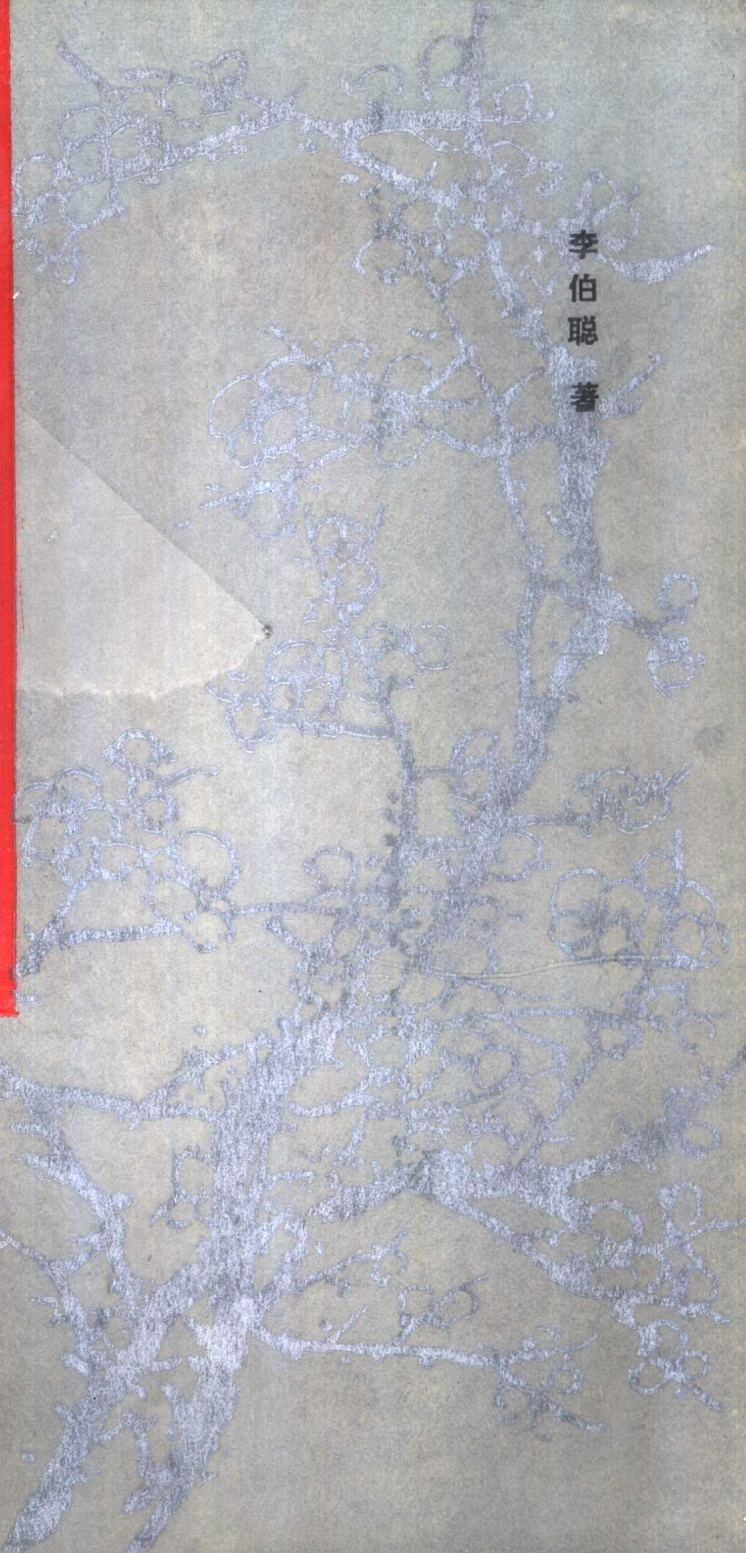


李伯聰 著

高鶴和馮鶴學派研究



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

李伯聪 著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

李伯聪 著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立新彩印厂印刷

859×1168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30万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5369-0500-9/R·142

定 价：5.80元

目 录

第一章 引 论	(1)
第一节 略谈史实和考证.....	(2)
第二节 学派争鸣和中医学的历史发展.....	(12)
第二章 关于扁鹊活动年代之考证	(20)
第一节 关于扁鹊活动年代的六种观点.....	(21)
第二节 扁鹊诊赵简子之史料分析.....	(28)
第三节 关于扁鹊诊赵简子年代之考证.....	(39)
第四节 扁鹊诊太子尸厥之史料辨析.....	(51)
第五节 扁鹊诊桓侯之史料分析.....	(65)
第六节 扁鹊诊秦武王及其它史料之辨析.....	(74)
第七节 关于历史人物扁鹊活动年代之结论.....	(80)
第三章 扁鹊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89)
第一节 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可考的 民间医生.....	(90)
第二节 扁鹊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中医史上的 第一个医学学派.....	(96)
第三节 扁鹊和反巫术斗争.....	(102)
第四章 扁鹊学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医学学派	(112)
第一节 扁鹊学派的存在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	

	的问题·····	(114)
	第二节 扁鹊学派的创立早于黄帝学派·····	(121)
第五章	战国秦汉时期医学学派争鸣钩沉·····	(132)
	第一节 战国秦汉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医学学派··	(134)
	第二节 战国秦汉时期各医学学派进行了争鸣··	(144)
第六章	战国秦汉时期扁鹊学派是影响最大的学派··	(154)
	第一节 战国秦汉时期普遍地以“扁鹊”为良医 的代称·····	(155)
	第二节 战国秦汉时期扁鹊学派的著作流传最广··	(162)
	第三节 两汉时期社会舆论普遍地尊扁鹊为方者 之宗·····	(169)
	第四节 两汉时期扁鹊学派在医学界的力量最强··	(171)
	第五节 战国秦汉时期有许多关于扁鹊的神话传 说流传·····	(173)
第七章	扁鹊学派著作之考证·····	(177)
	第一节 扁鹊本人无亲撰之作·····	(179)
	第二节 “黄帝扁鹊之脉书”是战国时期扁鹊学 派的著作·····	(182)
	第三节 《扁鹊内、外经》是扁鹊学派的医经··	(190)
	第四节 《扁鹊俞拊方》是扁鹊学派的经方····	(197)
	第五节 扁鹊学派的本草著作·····	(201)
	第六节 《难经》不是阐释《黄帝内经》之作··	(206)
	第七节 《难经》是东汉时期扁鹊学派的著作··	(215)
	第八节 《中藏经》是六朝时期扁鹊学派的著作··	(226)
	第九节 《褚氏遗书》和《扁鹊心书》是宋代 扁鹊学派的著作·····	(237)

第十节	《华佗神医秘传》是20世纪的伪作……	(244)
第八章	扁鹊学派人物之考证 ……	(250)
第一节	淳于意及其弟子……	(251)
第二节	涪翁、程高和郭玉……	(254)
第三节	华佗及其弟子……	(258)
第四节	南北朝世医徐氏……	(265)
第五节	最后一位扁鹊学派的医家——恽材……	(270)
第九章	扁鹊学派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	(276)
第一节	扁鹊学派前期的主要学术成就和贡献…	(277)
第二节	扁鹊学派后期的主要学术成就和贡献…	(282)
第十章	黄帝学派和扁鹊学派的盛衰变化 ……	(294)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扁鹊学派走了下坡路…	(295)
第二节	唐宋时期扁鹊学派的衰微……	(303)
第三节	黄帝学派和扁鹊学派盛衰变化的哲学 和社会学原因……	(312)
第四节	黄帝学派和扁鹊学派盛衰变化的医学 原因……	(324)
第五节	再谈扁鹊学派和黄帝学派的兴衰……	(335)
第十一章	中医史上的第一个“圆圈” ……	(346)
第一节	观察和经验——医学的起点……	(348)
第二节	探求医道——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莫立…	(352)
第三节	建立辨证施治的临床诊疗系统——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复归……	(358)
第四节	再论《伤寒论》的贡献……	(365)
第十二章	尾 论 ……	(376)
第一节	管窥古代中医的“早熟性”……	(377)

第二节	管窥近代中医的独特命运·····	(385)
第三节	从学派角度看当前中国的医学发展 途径·····	(389)
附 录	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中医理论性研究的一个 尝试·····	(396)
后 记	·····	(413)

明朝准拟南轩望，
洗出庐山万丈青。

——孔平仲^①：《霁夜》

第一章 引 论

中医学有悠久的历史。

悠久的历史是财富^②。

历史的历程愈长，历史的真相就愈容易发生“畸变”，发生扭曲。

历史研究的任务，第一是要恢复历史的真相，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二便是要探讨历史的发展规律。

在阅读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某些文献资料时，我发现战国秦汉时期的人们对中医史和当时医学状况的叙述与隋唐以降人们对古代中医史的公认说法有大相径庭之处。

我发现：中医史上的第一个医学学派，并且是在战国、秦汉时期产生过最大社会影响的医学学派——扁鹊学派，其在中医史上的存在竟然在隋唐以后的医史著作中被一笔抹杀了。所以，本书的首要目的就是想恢复扁鹊学派在中医史上的“合法地位”，为扁鹊学派的医史人物和医学著作搞清其学派归属和真实源流情况。

^①孔平仲，宋代诗人。

^②悠久的历史，如果搞不好，也会成为包袱。

在“发现”了扁鹊学派的真实存在这一个中医史上的关键性重大史实之后，人们对中医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很自然地也会有新的思考。所以，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想对古代中医史发展的逻辑规律进行一些思考，特别是侧重于从科学社会史和辩证逻辑的角度进行一些理论探讨。

第一节 略谈史实和考证

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历史事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把历史事实的真相搞清楚是史学研究的关键。

著名的生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凡·巴甫洛夫，在《给青年们的一封信》中说：“无论鸟翼是多么完美，如果不凭藉着空气，它是永远不会飞翔高空的。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你们如果不凭藉事实，就永远也不能飞腾起来的。如果没有事实，那你们的‘理论’就会成了虚枉的挣扎。^①”

我在读有关中医史的论文、著作时，在思索有关中医史的理论问题时，常常想起巴甫洛夫的这段话——虽然，我已不再是一个青年。

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历史事实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并不困难。可是，要想真正把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的真相搞清楚，却往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时间无法反转，历史不能重演。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想搞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就需要借助于考证的方法。当然，这决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能考证个清

^①《巴甫洛夫选集》第32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

楚的。那些搞不清楚的事情，就只好存疑了。

考证之所据，一靠实物，二靠史料。由于历史实物（传世的实物或出土的实物）不多，所以，古人记载的史料（包括古人当时为了其它目的而写的各种各样的著述和记录），往往就成了考证赖以进行的主要“素材”。

我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我国古史资料的系统和丰富，更是世界上所仅见的。

古代的许多学者都相信“史官之作，肇自黄帝”^①。此说显然是不可靠，不可信的。但《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本世纪以来，甲骨文的发现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实物的证据，使我们可以相信商代已有史官。周谷城先生说：“殷商时代甲骨卜辞上所见主持贞卜的人，如𠄎，亘，永，宾，韦，箴，史，大，旅，即，行，口，兄，出，逆，宁，彭，兕，黄，泳等，都是史官。”^②

周秦以降，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史官的名称或有变更，而史官的设置却一直因循相沿。很显然，历代的史官，对于记录、整理、保存历史资料，发挥了很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除史官之外，历代还有许多其他的史家，还有更多的虽非以史名家，但却留下了具有历史价值的著述的作者。

对于中国古代的史籍、史料，谓之“汗牛充栋”，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可是，当我们要着手研究春秋、战国、秦汉乃至唐宋时期

①唐·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②周谷城：《史学与美学》第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的医史问题时，却又深深地感到：能够找到的有关史料，实在太少了！

原因何在呢？

我只想在这里指出以下两点。

原因之一，是我国古籍多次遭到劫难，大劫之后的书籍，往往十不余一，甚至百不余一。

隋代牛弘在开皇（公元581—600年）初“上表请开献书之路”，他在表中历数了秦至隋初经籍所遭之“五厄”：“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秦皇馭宇，吞灭诸侯，任用武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墳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讎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官室图书，并以焚尽。此则书之二厄也。”后经东汉数帝之经营，“兰台、石室、鸿都、东观（按：皆藏书之处），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孝献（按：汉献帝）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縑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晋秘书监定魏内经（按：指魏皇室藏书），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按：刘曜、石勒）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肖绎（按：即梁元帝）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殿）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

书之五厄也。①”

对于隋代之后书籍所遭之劫难，明代胡应麟又有一段概要的叙述：“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前事。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按：指安史之乱）。肃、代二宗，泔（按：音jiàn，“再”之意。）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在图史，一盛于庆历（按：宋仁宗年号），再盛于宣和（按：宋徽宗年号），而女贞（按：指金朝）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按：宋孝宗年号），四盛于嘉定（按：宋宁宗年号），而蒙古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按：隋炀帝年号）一也，天宝（按：唐玄宗年号）二也，广明（按：唐僖宗年号）三也，靖康（按：宋钦宗年号）四也，绍定（按：宋理宗年号）五也。通前为十厄矣。②”

追思牛弘、胡应麟所述之“十厄”，实在令人痛惜不已。

我想顺便指出的是，在“十厄”之中，大都是战火之中玉石俱焚，书籍自然不能幸免，并非特意焚书。梁元帝焚书出于一时愤激，恨读书虽多而仍未免亡国，其焚书也不是一项长期的既定方针，或有计划推行的文化政策。唯有秦始皇“焚书”才是一项既定方针，是作为一项有目的的政策，并有组织地推行的。虽然，古今都有极少数的人，为秦始皇“焚书”的罪行涂脂抹粉、大唱赞歌，但是，这桩罪行遗臭万年的“命运”，终究是不可改变的。

在这历次的劫难之中，有多少古籍灰飞烟灭！

①《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据《南史》卷八《梁本纪》梁元帝亡于西魏。牛弘曰“周师入郢”，当系误记。

②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

以医学书籍为例，《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著录医经类图书216卷，经方类图书214卷。今之所存，只不过《黄帝内经》18卷而已，且已非复旧观。以卷数而论，所存不足二十分之一。如果当时的那些医籍有幸而能流传到今天，那么，从医药科学的角度来看，必将大大丰富中医理论和中医方药的知识。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许多医史疑案可晓然大白于天下，许多医史难题可豁然贯通于面前，用不着后人费尽心机地想方设法“张皇幽助，寻坠绪之茫茫”^①了。

可是，中国古代医史资料的短缺，其原因却又不仅仅是历代典籍屡遭厄难的缘故。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医学被视为“小道”，儒家轻自然、斥技艺、鄙弃小道的陈腐观念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陈腐观念，是造成中国古代医史资料奇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扁鹊、仓公立传，不但表明了他的进步思想，而且也表现出一位史学家的见识，为后世留下了很宝贵的医史资料。可是，曾国藩却指责《扁鹊仓公列传》是“累牍不休。”他说：“为良医立传，无所不可，要以略著大指，明小道之不可废，与《日者》、《龟策》诸传相附，摭一二事以为类足矣。繁称奚为者？”^②

班固著《汉书》，其记汉初史实往往转录《史记》的相应史文。《史记》有《陈涉世家》，“《汉书》复有《（陈）涉传》，乃具载迁文。”^③甚至《史记》中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按：古代祭祀时，杀牲敬神，叫做“血食”），班固也照抄

^①唐·韩愈，《进学解》。

^②转引自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扁鹊仓公列传》。

^③唐·刘知几：《史通·卷五·因习》。

不误，引起刘知几的讥笑。因为“迁之言今，实孝武（按：汉武帝）之世也；（班）固之言今，当孝明（按：汉明帝）之世也。班固竟然“忘记”了他笔下之“今”字与司马迁笔下之“今”字，还存在着一百多年的“差距”。

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其记汉代史实，理应比《史记》全面而具体。可是《汉书》中移录了《史记》中那么多文字，甚至如上如云一字不易地照抄，而抄出了笑话，而《史记》中洋洋数千言的《仓公列传》却被班固大笔一挥，彻底删去不载。其原因何在呢？不难看出，这是因为在班固眼中，司马迁之“是非颇谬于圣人”，医学是“小道”“末技”，怎能登大雅之堂？仓公虽以医名世，但医为小道，仍没有“资格”侧身于《汉书》之中。

汉末的著名医家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①”因为业医和世儒的社会地位有天渊之殊（这也就是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所说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这也就难怪乎张仲景这一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后汉书》中竟然无传了。宋代高宝衡、林亿等，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认为《素问》是“三皇遗文”，“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按：“荐绅”，即“搢绅”，指做官的人）罕言之”，这就使“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医生既然被贬为“至下至浅之人”，其在封建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可见“一斑”了。元代著名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一》中说：“六籍虽厄于（焚书）煨燬而得之口耳相传、屋壁所藏者，犹足以垂世立教数千载如一日也。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

①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传》。

时虽未尝有一卷流传于后世者，以此见圣贤经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而为之兴废也。”依照这种观点，简直竟是医史资料亡得“合理”，医书不亡，儒理不容了！必须强调指出，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这种鄙弃医学，斥医学为“小道”的传统观点，不但严重地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并且直接导致了許多医史资料的散佚、失传。

由于以上两种原因，再加上其它原因（例如中医界保守思想的影响等），就使我们在研究中国医学史，特别是研究先秦至隋唐的医学史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医史资料十分匮乏的难关。

以本书所要研究的关于扁鹊和扁鹊学派的许多问题为例，倘若《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能流传到今天，则中医理论体系创自《黄帝内经》的传统观点，很可能会不攻自破，而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也都要成为“多余的话”了。

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研究来说，我们遇到的困难不但在于史料之残缺和不足，而尤在于史料之矛盾重重，真假难辨。

刘知几说：“古今路阻，视听琅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①这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误以为古人记载的东西百分之百地都是实有其事的。古代文献中，以讹传讹，甚至有意作伪的记载，都是可以遇到的。

例如，对于扁鹊活动年代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多种互相对立的看法，彼此牴牾，相持不下。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各位学者，对有关扁鹊生平的史料之真伪，持论不同。在这里，要正确确定扁鹊活动的年代，决定各说的是非，在团团疑云中打开出路，有关史料的考证和辨析，就成了关键问题。

^①唐·刘知几：《史通·卷五·采撰》。

对于考证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已有不少同志撰文探讨和分析。我在这里不能也无意全面论及考证方法的作用，而只想指出，在史实本身的全体或核心部分已经确凿无疑的情况下，研究的重点自然必须放在理论方面。可是，在史实的核心部分模糊不清，或似是而非的情况下，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就必须是排比史料，考证史实，辨明真相了。在这种情况下，考证方法不但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限度内，甚至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作认真的考证而贸然进行理论研究，那是无异于企图在沙滩上盖高楼的。

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是考证。这决不是因为我有“考证癖”。相反，就我的爱好和意愿来说，我倒是更偏爱理论思维的。我不得不去做大量枯燥无味的考证工作，因为我意外地发现有一系列中医史上的重大史实，虽然千余年来有相沿的成说，并且由于这些成说这么“牢固”，以致没有人想到去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可是如果深究其实就会发现“成说”是大可怀疑、似是而非的。

有唐以来，《黄帝内经》被视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①，黄帝、岐伯被尊为“万世医学之鼻祖。”虽然自宋代开始就有人怀疑《黄帝内经》，并非三皇之书，推测《灵枢》、《素问》似出于战国，乃托名岐黄者之所为，并且怀疑的人由少而渐多，当代学者再也无人相信《黄帝内经》的作者，真是黄帝和岐伯了；从南北朝时期至今，注解和研究《黄帝内经》的著作数以百计，在许多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分歧和争论，可

①唐·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

是，对于《黄帝内经》一书，是中医理论宗始这一点，却是众口一辞，简直是无人怀疑的。

《黄帝内经》真是中医理论的宗始吗？

耐人寻味的是：司马迁在述及医学源流时，却不宗岐黄而宗扁鹊。司马迁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①。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看法，是司马迁个人的一隅之见，还是当时社会各界（包括医界在内）的公论（或主导看法）呢？

《难经》一书，千余年中被公认为阐发《黄帝内经》微言奥旨之作。这种看法是《难经》一书学术源流的正确反映吗？

这些都是涉及历史事实真相的重大问题，是值得考证个水落石出的。

刘知几说：“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②考证的过程是枯燥的，而考证的结果，有时却是出乎意料的、饶有趣味的，甚至带有“挑战性”和启发性，使人心目豁然开朗，促人开辟新径。

逝者往矣，而黄泉无路，我们无法向古人一一询问疑点。可以肯定地说，有许多古史事实的细节，我们是永远也不可能搞清楚了。

值得庆幸的是，古人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的材料，使我们得以通过考证的方法，比较可靠地确定以下一些关键性的事实：

扁鹊是和赵简子同时代的人物，扁鹊的最大贡献，是他开创了中医史上的第一个医学学派；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唐·刘知几；《史通·卷七·直书》。